

## 什么不是学术？

周云龙

书写的转向（也许更是一次“精神转向”）总是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与思考。尽管周宁教授在《人间草木》的前言中区分了“为人生的学术”和“为人心的学术”（见《人间草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但要解读《人间草木》的书写转向的隐在意义，还需要把《人间草木》的书写方式回归到他整体的学术实践序列中加以审度，因为“转向”的提出已经预设了“序列”的在场。如此，“为人生”与“为人心”就会被重新组合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这种不无粗暴的剪切与组接，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作者的本意，而且还可能会以损害文本自身充盈的心灵内容和鲜活的生命体验为代价。但这种重组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凸显一种原本属于《人间草木》的书写方式所暗示的，却又极易为常规阅读所忽视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不是学术？

熟悉周宁教授的治学的人，都不会不记得他那严谨精准的学院派论述风格，其中范畴的密集程度，往往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当然，这种学术实践状况不为周宁教授独有，而是公共知识界的普遍情形。姑且搁置这种学术实践本身的批判效力不论，其书写方式本身就在诡异地消解着批判的初衷，因为它潜在地制造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范，藉此每个人都可以心照不宣地界定“什么是学术”和“什么不是学术”，进而划定彼此在知识场域中的位置。一个与人文主义批评格格不入的“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借用自Pierre Bourdieu，见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7-42.）就可以借助书写符号构建出来。结果，是经济的逻辑，而不是“学术”自身的逻辑，成为裁决“什么不是（或是）学术”的尺度。由此，知识界将不得不面对共同的尴尬——凉冰冰的批评术语序列在象牙塔及其外的世界之间构筑了一堵无形的铜墙铁壁，一边是佶屈聱牙的符号繁衍，另一边是喑哑无声的普遍失语。学术实践部分地演化为谋求符号价值的手段，就在其有意无意地符合市场的价值预期之时，它似乎正在悄然复制着自身意欲否定的不谐之音。在象牙塔的尽头，正是巴别塔的倾圮。知识界眼睁睁地看着自我的思想能力因此而逐渐让位于文化市场的经济区隔能力，与此同时，前者甚至还在不断地为后者的构筑增砖添瓦。

经济不断腾飞，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道德信念体系来保驾护航，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极具感染力和破坏力的梦幻式傲慢和概念式的心智状态。疲惫不堪的大象已几近面临万丈深渊，而坐在大象背上的人们却还在手舞足蹈地驱赶着它。人文主义批评在回应这一特定的精神氛围时不仅失去了自信，更在“学术”的实践怪圈中失却了最为恰切的词汇和语法，转而参与营造了这一氛围。所谓的“学术”，正面是巨人，背影却是小丑。“学术”渐渐成为公众视野里面为概念思维所独霸的一片话语领地，它欢迎推导，拒绝关照，它亲近谜语，疏远澄明。

这就是《人间草木》的书写语境，也是它诞生的理智前提，这个前提和语境同样适用于周宁教授前此的学术实践。毫无疑问，这个前提和语境给心智敏感的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借用一下周宁教授自己的概念，在其“为人生的学术”实践中，他已在致力于思考如何用学术回应我们的时代的问题。从周宁教授涉足的两大研究领域，即戏剧学和跨文化形象学着眼，其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体系建构总是保持着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链条环环相扣的特质。在周宁教授的学术研究中我们总能瞥见时代的某个面影。这一特质来自于周宁教授藉由观念史重构，对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史写作的“傲慢与偏见”的猛烈冲击。但是，这一冲击似乎并不彻底，在这种实践背后，象牙塔的座基依然并夷然。

显而易见，作者从未放弃寻求新的书写语汇的努力。在《人间草木》中，周宁

教授指出，“我则想在这段时间这本书里，偏离所谓‘学术’的轨道，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建构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刻画心灵的形式”（见《人间草木》，第2—3页）。“心灵”的“内容与形式”既指代一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还隐涵着对于“什么不是学术”的思考与质问。“偏离”“‘学术’轨道”无疑要在书写过程中经营一种离心力。具有离心倾向的写作姿态，以及封底那令人浮想联翩的“上架建议”，似乎都在昭示着作品摧毁象牙塔的意图。由此，我们很容易把《人间草木》纳入在1940年代的特殊历史情势下就已悄然形成的“反精英”的书写脉络，时至今日它已改头换面为“大众文化”。“上架建议”（见《人间草木》，封底）中的“文化随笔”是个市场定位，更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化标签，如今注册在其名下的大众读物已经使其外延扩至无边。然而，正是这个无可奈何的“上架建议”，表征了对于《人间草木》命名的艰难及其归属的尴尬。对“学术”场域的经济逻辑的单纯对抗，似乎只能直接投身大众市场，这其实是反向地延续了经济逻辑，导致“学术”泛化并粉身碎骨于消费主义的巨轮之下。但书写的转向未必就意味着批判意识的退隐。事实上，《人间草木》的难于归类正意味着其书写姿态远不是非此即彼的。

就《人间草木》的题旨而言，它关注的是生死、存在问题。“两组僧侣”和“两组文人”，即马礼逊与伯格理、苏曼殊与李叔同、托尔斯泰与韦伯、梁济与王国维，他们那炽烈而沉静、幸福且苦痛的生命体验是留给世人的奇异馈赠。经由辛苦而畅快的对话和驳诘，周宁教授在其上投射了自己清明的思想和高度诗化的证悟。因此，与其说是作者在解读这些人生，不如说是这些人生讽喻式地注解了作者个人的“生存美学”。然而，这种经由优美的辞采呈现出来的青葱悦目的心灵形式，以及直叩心扉的生死问题，究竟属于学术？还是宗教？还是其他？这种阅读的难题和困惑也许可以从我们描述的书写前提和言说语境中得以部分地解决。如果说《人间草木》诞生于作者本人“太孤单”的心境（见《人间草木》，第1页），那么，“太孤单”绝不能仅仅视为周宁教授个人的生存体验，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遭际和梦魇。梦幻式的傲慢和概念式的心智终将带来一场精神危机的瘟疫，它正在不断蔓延，生存于其中的“群氓”却分享、加剧并粉饰了这一危机。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只有极少数心智敏感的人才能强烈地感受到热闹背后的寂寥，超前地发觉繁华背后的萧疏。从这个角度审视《人间草木》的书写/精神转向，却偏偏可以看到周宁教授学术实践的基本脉络和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人间草木》所提出的问题在既往的“为人生的学术”实践，即戏剧学与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已经浮现，这本书的写作正是在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或者说周宁教授尝试了另一种回应身边的时代思潮的独特方式。由此可知，“为人生的学术”与“为人心的学术”之间的潜隐关系实际上是“貌离神合”，作者在前言中的二分论述很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修辞权宜。其中的四组别样人生所遭遇的问题与困惑同样属于我们这个奇异而分裂的时代，作者与他人的生命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在对概念式心智的摧毁中重建澄明理性的过程。《人间草木》书写转向的隐喻意义正在于此。

《人间草木》的书写仍然是立足于象牙塔的，但它同时又走出了象牙塔，恰似几何学上的外切关系。这使人想起目前在美国大学出版界盛行的“公众学术”（public scholarship），这个术语旅行到中国语境中当有其新的意义，应时而生的《人间草木》正是一个绝佳的实践范例。因此，可以说《人间草木》的书写转向仍然是作者所处的文化位置和批判意识的一种再现，它不仅提供了文体风格，还暗示了思想的形式。这种书写姿态既是对壁垒森严的符号区隔的有效超越，也是一种带着体温的表意实践。

“……在灵性上相互映照，从世俗通往神圣”（见《人间草木》，第2页）这是《人间草木》的作者对他笔下的四组人物间的关系的描述，这句话也许应视为全书的核心。“映照”而不是演绎，“神圣”而不是“世俗”，既规定了《人间草木》重构思维的路径，也直言了作者重建道德信念的批判意图。《人间草木》作为周宁教授个人的“生存美学”的感性注解，为活在当下的“太孤单”的人

们设计了一种优雅、积极而自由的生存方式，具有浓郁的“诗性”品格；更重要的是，其书写本身所呈现的思想风格，并没有给我们灌输“什么是学术”，而是启迪我们去思考“什么不是学术”的问题。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作者反复引用哲圣苏格拉底的格言对我们和我们的时代进行善意地忠告。这句话在《人间草木》中的意义应当是多解的、复数的，但“学术”作为一种人生，也必须加以“省察”，否则，其中原本应有的自由与优雅必将拱手相让于时代的浮躁和僵化的心智，这必定不是“学术”。同样，作为读者，也必须对自己的阅读方式进行“省察”——本文以“学术”作为阅读的切入点，其实是一次相当危险且痛苦的智力经验，因为它一厢情愿地扭曲了原作的写作预设，并对作品中更为令人战栗的精神苦行（比如“理性”与“信仰”之间那让人窒息的拉锯）进行了刻意地屏蔽。纵使如此，本文仍然愿意从《人间草木》最为微妙、最不确定的书写层面去尝试着拓宽阅读的自由空间的范围，把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交给那些智慧的、可敬的读者们，意在想象的空间中展开多重对话，一道丰富文本的意义构成。